也無風雨也無晴

蘇雪林教授的晚景

冷之焚

「這株梧桐，怕再也不得活了！」
人們走過禿梧桐下，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。
但是，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。
明年春天仍有媽蟻和風呢！
但是，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。

——蘇雪林・「禿的梧桐」——

蘇雪林，小名「瑞奴」，學名「小梅」，後改爲單名「梅」，字雪林；民國十四年始以字爲名，至今如是。祖籍安徽省太平縣；清光緒二十五年（民前十三年）誕生於浙江省瑞安縣，彼時其祖爲瑞安縣縣丞。民國六年畢業於安慶女師，隨卽任教女師附小。民國十年十月赴法留學，專攻繪畫。民國十四年春返國後，歷任景海女師、滬江大學、安徽大學、武漢大學、臺北師範學院、臺南成功大學教職，教授中國文學史、楚辭、文化史……等課程，並曾往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。民國六十二年自成大退休，結束教書生涯，專事寫作。著有「唐詩概論」、「屈原與九歌」、「天問正簡」、「綠天」、「棘心」、「人生三部曲」……等學術研究暨文學創作凡三十餘部。

• • •

滿清末季，列强對於中國之瓜分蠶食方熾；清帝維新失敗，更日益暴露滿清皇朝的腐敗與無能，同時也激發青年志士革命救國的思想與行動。而在那個碧血橫飛、烈士飲恨的年代裏，蘇雪林却僅是個雙辮垂肩，不識何爲國家、何爲民族的小女孩——「我那時受祖母委任管理上房貓兒，（中略），我只要幾隻小貓能和我相終始，大清江山保得住保不住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？」①；「林覺民方聲洞烈士遺書，也賺了我不少的眼淚。可是這不過感於他們的慷慨犧牲，視死如歸的精神，並不攙雜種族情感。」②

西元一九一二年，民國肇始，時蘇雪林年十三，正結束爲期兩年的私塾教育。對於知識、書籍的探尋，正如焦渴的口舌；中國古典小說、西洋翻譯作品……，都已躍進蘇雪林的心靈領域，尤其是神怪話志、寓言故事，更深深吸引着蘇雪林，成爲其日後致力於屈賦研究的根源。

政體的改變，並不能使中國卽時掙脫各種外力的壓迫與內在的憂患；民國初年的中國，仍是一個內憂外患層層煎迫的國家。面臨國難，知識份子終於醒悟：中國之復興，並不是一次政治革命卽可完成，而需從整個社會、文化的革新著手。民國八年，繼「五四」學生愛國運動陸續展開的新文化運動，卽爲中國文化帶來一番新氣象。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大量吸收外來的思潮，重新估定、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遺產；腐朽的、因襲的，阻礙國家進步、民族强盛的傳統文化被揚棄了；民主、科學的精神與內容不斷地被討論、被

研究、吸取。這時候，蘇林雪正值二十餘歲。早歲既已由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中，接觸了西洋思想，此時更大量地、熱切地吸收各種新知識。

幾千年來一直受男性本位思想束縛的中國女性，在五四時代也逐漸爭取到自我發展的機會，以及男女平等待遇的社會地位。隨着女子教育的普遍，女子亦可以外出謀職，在經濟上獲得獨立自主；其時的中國女性，不再是無主見、盲目曲從的深閨紅粉，她們對社會的貢獻也不僅侷限於養兒育女。

然而並不是每一位受過「五四」洗禮的女性，都能够完全接受新思想而捨棄舊道德。儘管戀愛自由、婚姻自主已成時尚，但是由於尊親而產生的傀儡婚姻仍到處可見；女子片面貞操觀念雖已被否定，很多女子仍秉承「從一而終」的古訓。

深受「五四」新思潮薰陶，且又留學法國的蘇雪林，卽是如此一位在新思想與舊道德的夾縫裏，尋找生命之平衡的女性。而往後其婚姻的不幸，亦多半導源於此一無法全然歸屬的心態。

新思想、新觀念的啓廸，使蘇雪林祛除了舊式女子的昧理、依賴；理想的實踐、自我的允諾、學術的執着……，形成一股向外奔放的力量。然而，慈母舊式女子寬容、謙卑、堅貞、儉樸……的閨訓，却聚爲自苦、自囚的道德負荷，而拉牽着蘇雪林個人幸福的追尋——蘇雪林的婚姻便在這種內外煎迫，道德、思想相糾纏的夢魘中歸於破滅。

源於對母親的孺慕之情與孝親之思，蘇雪林幾乎是以一種類似道德的感情，愛其未曾謀面的未婚夫婿。後雖經書信交往，蘇雪林慢慢發現彼此志趣不合，思想差距太遠，而請命父母解除婚約，可是上一輩的却信守「一言九鼎」的諾言，認爲退婚是有辱門風之事，而忽略當事人個性、志趣的契合乃婚姻幸福的基石。

民國十四年，蘇雪林在法國接獲母親病危的消息，卽刻趕回國門；在母親病榻之前，終於答應與張寶齡先生完成婚約。婚後數月，蘇母卽逝。

蘇、張的婚姻僅擁有兩年的和諧，其餘時間則在意見分裂的爭執與冷淡之中渡過。

在他們開始共處的時光裏，蘇雪林極力以一種開朗、喜悅的心情蘊造生活情趣，像許多年輕的小妻子那樣，期盼眞實、融洽的愛情與婚姻。

蘇雪林於民國十八年初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「綠天」，即是其婚後基於「天生一顆單純而眞摯的『童心』善於畫夢，渴於求愛，有時且不惜編造美麗的謊，來欺騙自己，安慰自己，在苦杯之中攙和若干滴蜜汁」③，半想像半眞實的生活寫照。

「綠天」寫出他們夫婦新婚的相惜相悅，但裏面甚少浪漫旖旎的畫眉之樂；更多的是女主人屬於大自然的靈心慧性，將女子天性的嬌媚轉化爲對花草、山石、水泉的細緻留意與眷愛，以及對於學術的嚮往與專誠。如此深蘊於內裏的性靈之美，原需特具慧眼的心靈獨能體會其纖細如髮的浪漫，而包容其熾熱的人生理想。在「小小銀翅蝴蝶故事」④裏，蘇雪林以翱翔天地間、追求眞善美的蝴蝶自喻，而將其夫婿比爲重視實利、嚴肅刻板的蜜蜂。顯然，功利主義的蜜蜂是難以同意浪漫的蝴蝶之捨棄凡俗、爲堅持理想而付出許多人生的代價。同時，小小銀翅蝴蝶也非徒以色彩、姿容悅人者。

蘇雪林沒有毅然脫離家庭，翱翔遼闊的海空，却反而踐守了明知可能導致破裂、不幸的婚約，與其說是基於道德的執拗，無寧說是顧念慈母，不忍慈母爲其婚事終日憂煩淚泣。往後的歲月，則爲了道德上的潔身自愛、嚴謹自守，蘇雪林始終埋葬了愛情之花，自凡俗的情愛超脫。

蘇雪林認可男女之間由於志趣之同好，昇華了俗世情愛的精神契合；至於愛情則專屬於夫婦，且是唯一的。因而，自民國三十八年共匪竊據大陸，蘇雪林獨自奔向臺灣，一直到現在，張氏身陷大陸，生死未卜，蘇雪林仍和他保持夫妻的名份，且履踐了爲人妻子的專貞。

婚姻的失敗，一度使蘇雪林陷入消極失意的痛苦之中，但懍於文學的使命、忠於自我完成的願望，蘇雪林嚴謹自持，將個人的愛移注於宗教廣博的人類愛，以天主教做爲心靈的歸宿，在和平的情境中，無所顧慮地投入學術的煉爐與教育的田園——

自己沒有生育兒女，却從十八歲開始，一直到七十四歲正式退休爲止，自大陸到臺灣，蘇雪林不知教育了多少別人家的子女。

雖沒有成爲厨房裏精巧的家庭主婦，蘇雪林更開闊地做了學術殿堂永恒的奉獻者。

除了早年的「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證」（後改書名

爲「玉溪詩謎」），及零零碎碎的論述之外，蘇雪林自民國卅一年起，更傾全力有系統地開始研究楚辭，首先發表「天問整理初步」，民國卅九年更至法國搜尋有關楚辭的研究資料。

關於楚辭研究，蘇雪林採取比較的方式，參閱古代神話、漢代緯書、筆記小說、民間傳說，乃至於宗教祀典之記載，比照宗教學、人類學、民俗學，以及關於各種宗教的知識，最特別的是旁及西亞、埃及、希臘、印度的神話與傳說，推究出屈賦內容之淵源，進而歸結出：不僅中國神話來自兩河流域（幼發拉底河與底比里斯河），且世界文化實同出一源。

蘇雪林將這種學術上的創見，解釋爲「發現」，而非「發明」，亦即她所「考證的對象，萬千年來便靜靜躺在那裏，以有所隱蔽不爲人見，若有眼明手快的人，將它一把揪出來，它也就顯現衆目之下，無所遁形了。」⑤——此即爲「發現」。

我們一向認爲中國文化高於其他民族的文化，且爲世界文化的源頭，因而蘇雪林「中國文化源於西亞」的學術發現，很難引起學術界的共鳴與認可。儘管如此，在冷寂的歲月裏，蘇雪林仍努力不懈地從事楚辭的研究工作。民國六十二年自成大退休以後，更是以全部的時間、精神，整理資料，將其研究的結晶分撰爲四部書——第一部「屈原與九歌」、第二部「天問正簡」、第三部「楚騷新詁」、第四部「屈賦論叢」。

• • • •

蘇雪林終身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教育工作，對於無緣聆受其教誨者，直是一種遺憾。同時，蘇雪林以八十歲的高齡，獨居清靜樸實的古城成大教職員宿舍，平日深居簡出，甚少與外界接觸，其生活更爲人所懸掛。因之，一個仲夏周末的夜晚，懷着久藏的意念，乃扣響蘇雪林教授住所緊掩的門扉……

• • •

知道蘇雪林耳朵有些重聽，因而按門鈴的手指多停留了一會，讓鈴聲繞着被圍牆鎖住的庭院打轉。門鈴響過許久，仍未聞響動的足音。

連續再按幾次門鈴，依然一院靜寂。

於是同行的友人墊着脚踏車，攀上牆頭。

屋裏電燈亮着，一位老婦背對着門口，坐在電視機前面。

此刻正是電視新聞報導的時間，老婦一動也不動地坐着。

……

按過最後一次門鈴，正想回轉；恰巧又一輛脚踏車停在蘇教授的門前。

從車上跳下來一位態度和藹的男子（後來才知道他每天在固定時間替蘇教授買菜，並處理一些外務），他也按了幾回門鈴，都無法驚動屋裏的人。

最後，那位男子也倚靠脚踏車，越過牆頭，跳進庭院，打開大門。至此，才引起蘇雪林的注意。

有着孩童底純淨與老人底祥和的臉上，爲着自己太專注於電視新聞，流露出歉意——蘇教授連忙親切地招呼我們進去。

屋裏擺設幾張陳舊的藤椅，一張小小茶几，另一張較大的桌子放置電鍋、熱水瓶……等日常用品，牆上掛着幾幅紙色泛黃、蘇教授親筆的國畫，一幀與蘇教授相依爲命、姊兼母職，不幸於民國六十一年去世的蘇淑孟女士的遺照。整個空間給人一種素淨、樸實的感覺，彷彿把一切的聲色都洗滌盡了。

由於當晚蘇雪林另有客人約好來訪，我們另約隔天下午再見，便先告辭了。

離開蘇雪林的「家」，推着脚踏車走在行人稀少的宿舍區，從宿舍透露出來的燈光，照亮了四周的黯淡。偶爾還傳出陣陣的嬉笑聲。晚餐之後，這正是一家人都回到家裏、歇息奔波的脚步，偎取天倫之樂的時刻。

回首蘇雪林的住處，一叢扶桑花探首圍牆外面，被夜色染得有些凝重；滿樹暗紅色的花朵，彷彿要把整棟屋子、整座庭院的清冷與寂靜都燃燒起來。

第二天黃昏，很容易地就見到了蘇雪林。

仍然是一襲簡樸的夏衫，一雙塗上白鞋粉的老式皮鞋，樸拙地繫着鞋帶，有些像中學生穿的鞋樣。及耳的短髮，也正是學生修剪的髮型。蘇雪林一生不愛妝扮，從其晚年的眞璞，似乎還看得出年輕時候的自然與清純。

蘇雪林的國語帶有濃厚皖省口音，沒聽習慣很難辨識；再加上其本身聽力較弱，與人交談往往需借助筆的幫忙。爲了顧及談話內容的完整與眞確，昨日乃留下幾個事先擬好，關國神於中話的問題，請教蘇教

授書面回答。

隔了一夜，蘇雪林卽寫下整整三張八開白報紙的「解答」，蒼勁有力的筆劃，揮灑成風。

茲將蘇教授對於中國神話的見解抄錄於后：

●早歲您卽對神話有着濃厚的興趣，不僅借小說的體裁，編寫希臘神話，且致力於中國神話之研究，撰寫「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」、「崑崙之謎」等書，並有「中國神話源於兩河流域」之創見；請問，是什麼因素，使您對神話研究如此熱衷；神話對您而言，有無特殊的「魅力」？

喜愛神話乃我生來的天性。人性有近於文學者、音樂者、繪畫者……亦有生來近於科學之研究者，順此天性加以後天之培養，必有特殊之成就，逆此天性，則必招致不良之後果，是以教育家每注意這個問題。我在兒童時代就喜歡聽關於神話的故事，稍能讀書就特別愛看西遊、封神一類小說，長大後讀周作人、江紹原關於民俗之研究，爲之入迷。後來讀世界神話尤其希臘神話當然更有說不出的愛好了。神話對我而言確有吸引我心靈的「魅力」，說不出什麼道理來。

●您同意「中華民族是神話不發達的民族」這個說法嗎？爲什麼？

這一條我完全同意。中國文化原產生於黃河流域，人民要想生活必須與嚴酷的天行不斷戰鬪，沒有餘暇可以幻想，所以中國民族可說是個現實的民族。加之孔子又「不語怪力亂神」，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儒家思想定於一尊以後，神話更無法發達，所以中國自來沒有成爲系統的偉大神話。有之，也無非域外傳來，被搞得零零碎碎連貫不起來。

●我國早期的歷史人物常有神話人物之形象，如鯀、禹、舜羿……，您認爲兩者之間，有無因果關係？

世界任何一國的上古史，總是半神話、半歷史，雜揉一團，後乃逐漸變爲歷史，中國又何能例外？譬如夏代的鯀，在歷史上是堯舜之臣，並是治水的重要人物，是人，但他以治水無功，被殛死，死後屍體三年不腐，堯令人以刀割之，居然於屍腹中生出一個兒子，就是大禹，這就是神話而非歷史了。大禹，古稱「神禹」，不但能導水，還能奠山，像那些雪線以上的「大積石山」也說是禹所奠，龍門說是禹疏鑿開來

導水入海的，今外國水利專家，卽用現代工具和技術也沒法開鑿龍門。何況古代？中國古時相傳有「禹本紀」一書，漢司馬遷曾經讀及，說「禹本紀余所不敢言」，可見其書之怪誕，及禹在中國歷史上成爲完全的聖帝，禹本紀也就失傳了。舜與堯同爲中國歷史聖帝的象徵，但在戰國時舜還是神。屈原九章涉江曾高唱「被明月（珠名）兮佩寶璐，吾與重華（舜字）遊於瑤圃」，所謂瑤圃卽崑崙一類仙山，屈原想於這類仙山中與舜同遊，則舜能說不是一位神嗎？后羿本爲夏初一個强有力的諸侯，篡太康之位，當然是個人，但他竟能仰射十日，中九留一，這豈是人力所能？

你們問我兩者間因果關係，無非他們原本是神話人物後變爲歷史人物，以前神話痕迹能被消滅者消滅，如禹本紀之失傳，不能消滅者則聽其存在，如后羿之射十日。

●我國神話中，常有變形的故事，如禹化爲熊，塗山氏化爲石、帝女爲精衞鳥……等；「變形」在神話中，具有何種作用呢？

變形是神話中常見之事，如甲人變乙人，又變爲丙爲丁；變禽變獸，變木變石……，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時方士宋無忌、正伯僑、充尙、獻門高「爲方仙道、形解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」史記集解說是形解銷化乃尸解（死亡）：「人老而解去，故爲變化也。」是錯誤的。始皇一生求長生，那個方士敢在他面前提起尸解的話？況「人老而解去，故爲變化也」也不通。我以爲宋無忌這羣方士所說「形解銷化」就是變形。希臘神話裏那些神仙無不擅長變化，好像天帝宙士變白牛、變天鵝、變黃金雨，與人間美麗公主相戀，天后希拉也有幻形某公主的褓姆，敗壞其夫戀情之事。此外羣神間幻變之事甚多，不能備述。希臘作家某著「變形記」（Metamorphose）一書就是記錄神仙們變形之事。

神仙之能變化乃所以表示其神通廣大，每能藉變化而解決我們凡人所不能解決的問題。

禹化爲熊，熊字當是熊之誤。熊字下面四點，代表四脚，熊爲三脚鼈，下面三點，代表三脚。兩字形近易誤。禹父鯀乃黃能，卽黃熊，也卽是黃色的三脚鼈。禹稟父遺傳，當他治水通山，現出三脚鼈的原形，其妻塗山氏來送飯，見而慚去。時她已懷孕，禹追及之曰：「還吾子！」塗山氏立刻化爲石人，分裂委

地，禹拾子而還。故屈原天問曰：「何勤子屠母，而死分竟地？」古時「死」字常作「尸」字解。言塗山氏被禹索子卽化爲石人，尸體分散委地也。

精衞鳥乃炎帝女所化，相傳渡海溺死，故仇海，化而爲鳥，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。見山海經北山經。此當是人見此類鳥每銜木石擊海中魚，故造出這一神話。乃解說事物由來的一種變形記。希臘神話裏其例頗多。如鵲鳥常沒首波中捕魚，則以法艾登死墜河中，其屍不見，友人某變化鵲鳥終日搜尋。白楊樹蕭蕭悲風，則爲慈母哭子之聲，燕子鳴聲呢然，則爲某饒舌王后舌被截而變，蝙蝠性喜黑暗，則爲某國幾個公主拒絕酒神之邀請，酒神懲罰她們而然。

●我國古神話人物，大都半人半獸，「蛇」的形象經常出現，例如：女媧、伏羲、共工都是「蛇身人面」，夸父則「珥兩黃蛇把兩黃蛇」，相柳更是「九首蛇身自環」……，倒是後來流傳於民間的「龍」很少被提到，「蛇」在中國有何象徵意義？

古代神話人物每半人半蛇，或者把蛇珥蛇。伏羲女媧半人半蛇，具有不可搖撼之權威。雖羲媧久已變爲歷史人物具爲聖帝，他們這種怪異形貌，誰也不敢改動。世界人類之祖無不半人蛇，希臘亦如此，我曾撰有文章記述。卽舊約創世紀亞當夏娃在古時也有這種形貌，猶太經典不知其故，則云亞當有一魔妻，其形如蛇；又云夏娃與魔蛇相交，實則猶太經師不知人祖照例半人蛇，而有此誤傳。

人祖何以必須半人半蛇？或云蛇爲陰陽二原素之代表，萬物皆由陰陽原素生出，人類亦不例外，故以此種形貌表之。又云南美古文化有一種「飛蛇教」對蛇非常崇拜而然，究竟如何。尙有待於考究。

印度乃盛產毒蛇之區，其大神無不珥蛇、腰蛇、坐蛇、臥蛇，無非表示其神力之偉大。或者是南美飛蛇教的影響。

蛇與龍是有分別的。伏羲女媧是半人半蛇，古籍說得明明白白，近臺灣有某氏自負以甲骨、金文解釋古史，竟謂羲媧是半人半龍。於是古籍所謂蛇者都變成龍了。好像中國古「虹」字是有兩個驢頭，能下飲澗水，或人家釜中水。某氏竟謂虹字兩頭是龍頭，如此而言整理古籍，所謂「治絲愈棼」，十分危險。

●世界各民族的神話，多有雷同之處，例如：天神造人、洪水爲禍、天地再創……之類，由此是否可

以說明：人類在宇宙洪荒之時，曾共同面臨許多災禍或疑懼？

世界民族相傳開闢之神話，如洪水故事、造人故事，每多雷同，並非暗合，乃同出一源而然。我屈賦研究中有解說。

●您曾研析過「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」，請問，就神話創造的心理背景而言，「人神相戀」，傳達了何種意念？楚辭裏的「神話」與原始神話，有何出入？

人神戀愛乃由「人祭」而來。即古人以人爲犧牲祭神，後以這種來源不易得，祭司遂以人神戀愛鼓勵青年男女之獻身。我在那篇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，不是已有詳細的解說了嗎？

●就文學的發展觀之，唐朝的「傳奇」甚多假託仙姬、女神的人仙相戀故事，此與九歌中人神戀愛，有無淵源關係？

唐朝傳奇假託仙姬女神與人相戀，有的是沿襲人神戀愛的傳統，大部份則不過視爲奇遇。

●在今日，我們應以何種態度去整理、研究我國的古神話？

在今日，我們應以民俗學人類學的觀點，再用客觀的嚴密科學觀點來整理古籍裏的神話。

在你們第二問中國民族是神話不發達的民族，凡比較偉大的神話都由域外傳來，我們整理時決不可以連綴連綴爲滿足，一定要探其來源，窮其變化，官方的經史子集之外，更補充之以民間的傳說與祭典之中國資料以外，更印證之域外各種文化份子，其結果發見世界文化是同出一源，而中國文化也屬於世界之一支。關係之大，匪言可喻。這個工作，我在我的屈賦研究已做了一個輪廓，各種細節的補充則有待世界民族學家、古史學家、比較宗教學家、語言文字學家…共同的貢獻，個人的力量是不能負擔這種大工程的。

• • •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蘇雪林經歷了國民革命的改朝換代、浴血抗日的悲壯史實、赤禍橫流的民族悲運，以及個人生命史上的重要歷煉。年輕時代，她自愛情的幻滅中幡然醒悟，致力於文學、學術工作，化小我之情爲大我之愛，生命的軌迹是悲壯而偉大的，但是一個女子犧牲了最單純的幸福——婚姻與家庭，完成

生命的壯舉，却是悲辛而酸楚的；只是，悲辛與酸楚，如今都消釋在時間的深淵裏，孤獨、寂寞也都不算什麼了——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、也無風雨也無晴」⑥，往昔的一切已然化解；潛居古城的蘇雪林，在純然自我的生活裏，更能獲得沉靜凝思的心境與自由利用的時間。

青春逝去，也渡過了如秋實般豐碩的中年，進入老年之後，慢慢地便從人生的舞臺退出，偶爾閒步舞臺前方，看到的盡是新登臺的演員正賣力地串演各種角色，不僅面孔是新的，甚至戲碼也是陌生的，心中難免會有被世界遺忘了的蒼涼；可是，就生命內在的轉變而言，「老年」正如蘇雪林在「人生三部曲」所寫；「身體從聲色貨利的場所解放出來，心靈從癡嗔愛慾的桎梏解放出來，將自己安置在一個蕭閒自在的境界裏。方寸間清虛日來，滓穢日去，不必齋戒沐浴，就可以對越上帝。」⑦

每天，蘇雪林卽如此無疑無懼地，獨自拄着拐杖，在晨風中散步。雖然，年輕時代初爲人師時，爲獻身教育的狂熱所攫奪而折損了健康；民國六十七年受過傷的脚，也使得她的步履有些蹣跚，但直挺的背影，顯得還很健朗。

除了每個星期日上午固定到教堂望彌撒，以及偶爾與訪客談晤之外，蘇雪林大部份的時間都投注在整理舊稿、研究資料上面。楚辭研究四部作——「屈原與九歌」雖已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贊助，於民國六十二年出版，「天問正簡」則自資印行，「楚騷新詁」亦於國立編譯館出版，其研究的精華——「屈賦論叢」的出版，却遲遲未獲解決。

由於年齡與心境的變遷，早期爲讀者所傳誦的「綠天」、「棘心」，幾乎已成爲蘇雪林個人寫作史上的絕響，事隔五十年，再提起這兩部作品，蘇雪林認爲那是很遙遠、很「童心未泯」時代的事了。至於後期所寫散文則風格完全不同，可惜迄今尚有大部份作品找不到出版社出版。

對於現今文壇，蘇雪林認爲那是年輕一代的世界，自己則是隱遁的角色，只願埋首自己的研究裏，而不希求什麼了。

雖然臺北有較多的老友，她們也都希望她退休到臺北定居，但蘇雪林喜愛住了二十多年的古城，將不做他遷的打算。每天替她做飯、整理家務的中年婦人

與幫她買菜、處理外務的男子，都只能做短暫的逗留，其餘時間蘇雪林都是單獨一人，偶爾也會收容無家可歸的小貓，餵牠飲食，給牠一個溫暖的窩。

面對着民國十二年，廿四歲留法時所拍攝的照片，蘇雪林嘴角浮現似迷惘似訝異的笑紋，彷彿看到什麼新奇却又虛幻的東西那樣，流露出憐惜的眼神。照片中的蘇雪林，靈秀而清麗，眉宇之間隱約有一股英氣，如今英氣與清麗都化作一部部嘔心瀝血的著作。眼前的蘇雪林是一位祥和而親切，孤獨而不寂寞的老人，那個年輕的影子則永存書頁之間。

附註：

1、見「我的生活」第64頁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，民國58年12月1日初版）

2、同①

3、見「綠天」自序第1頁（光啓出版社民國64年10月十版）

4、收錄於光啓出版社民國45年9月初版之「綠天」。

5、見「屈原與九歌」第18頁（廣東出版社民國62年4月初版）

6、引自蘇東坡「定風波」詞。

7、見「人生三部曲」第28頁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、民國59年8日初版。原書寫作時間約在抗戰時期。）